

萌芽

譯明俛 著拉左



~~007299~~

芽 萌

著 拉 左
譯 明 倪



行 發 店 書 華 光

14283

MENG YA
NI-MING YI

一九四八年一月
在大連印造
初版發行三千冊

萌 芽
著 者 E. 左 拉
譯 者 倪 明
出 版 者 讀 書 出 版 社
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店
■ 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 ■

第

一

部

天，漆黑的，沒有一顆星星。在廣漠無垠的平原上，一個男人沿着從馬琴賴到蒙特蘇的公路上走着，這公路橫斷過甜菜田，是條平坦的，十公里長的大道。他幾乎不能看見面前的黑土地，只覺得從遙闊的地平線那邊吹來一陣陣像海上常有的三月颶風，只覺得從無隱藏的沼澤和赤裸的大地那邊吹來一陣陣冷氣。天黑得看不到一株樹。路，在黑暗的迷霧中，像一條直的長堤展開着。

這人兩點鐘從馬琴賴動身。他大步地走着，在破爛的棉衣，和襤褸的花布棉褲之下顫抖着。一個用汗巾捆扎的小包困惑了他，一時背在這個臂膀，一時又背在那個臂膀。一雙凍得麻痺的，在銳利

的巨風下幾乎就要出血的手，嚴密地藏在口袋裏。他的腦筋里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，——一個沒有工作。沒有宿所的工人空想，——他希望在意出之後，天氣溫暖些。一點鐘來他都是這樣的行進，當離蒙特蘇只有兩公里的時候，他看見火焰，三個火爐在曠野上燃燒着，並且顯然快要熄滅了。起初，他遲疑着，有點害怕。但終不能抵擋這苦痛的寒冷，走近那兒，暖了一會手。

陡峭的路向下伸展着，漸漸的，什麼都不見了。這人看看四周的景象：右邊，一些用粗糙的橫木圍成的柵欄廣延着，左邊，多草的斜坡起伏着；同時那低矮的，屋頂齊整的村落也已在望了。他向前走了兩百步的光景，忽然在路的拐灣那兒，火光又重現在他的面前。雖然他不懂：那火焰為什麼會在這樣靜寂的天空下，燃得那樣高，使天空就像充滿了煙霧的月色一樣。但是在這塊平地上，另一個景象又抓住了他。那邊黑黑的一堆，從一些低小的房屋那兒可以看到工廠煙囪的陰影；燈光從那些污濁的窗口現出來，五個或是六個慘淡的燈籠懸掛在外面的木板上，這亮光只能模糊地照出這巨大舞台的輪廓。在黑暗與煙霧的夜間，在那些迷濛的陰影里面，沉重的，孤獨的，不歇歇的，看不到的蒸汽輪子在單調地響着。

因此這人意會到這是一座礦山。他的失望又引起了，這有什麼好呢？那里也不會有工作的。他決定往那礦山的河床走去，並不轉向那些房屋；在河床上，火在鐵簍里燃燒着，三道煤焰照耀着並且溫暖着作工的人。挖礦的工人一定是工作得很晚，現在他們還在拋擲一些無用的殘渣。他聽見礦工在台

基上推動礦車的聲音，他能够聽到這些生命的陰影。靠近每一個火光在傾翻煤炭車和礦車。

「甘安，」他說，靠近一個鐵簍。

推車的人，背向着火爐，直立着。他是老頭兒，穿着藍紫色的毛織物，一頂兔皮小帽壓在他頭上；他的馬像石頭一樣，立着不動。他正在清除這馬帶來的六輛煤車，在傾翻篩煤用的淘汰機。他，紅頭髮，瘦弱，不慌不忙的，把疲倦的手壓在這篩機的橫桿上。上面，風越來越大——這刺骨的北風，——風的聲音，像是鐵刀撫在草上底音響似的。

「甘安，」老人回答。之後便是沉默，這人覺着自己被人猜疑似的看着，於是立刻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他。

「我叫埃弟勒·蘭梯兒，我是一個機械工人。這里有工做嗎？」
火光照澈了他，他大概是二十一歲，一位黑色而健美的男人，看起來，雖很單薄，但却很強壯。這車伙保證似的，搖搖他的腦袋。

「有工作給機械工人？沒有，沒有！昨天已經來了兩個，但是什麼也沒有！」
狂風制止了他們的談話，一會，埃弟勒問道，指着平台脚下那堆灰暗的房屋：「這屋裏有人嗎？不！礦山，是不是？」

老人這次不能回答，因為他被一陣強烈的咳嗽壓抑着。最後他吐着痰，那黑色的污點遺留在紫色

的土壤上。

「是的，礦山。福盧煤礦。喂！那住所是相當的近喲。」

他轉過身，伸出他的手臂。在黑夜中，他指出那村莊，但年青人却只能隱約地看到那些屋頂。不久，所有的煤車全空了，他跟隨着馬，並不揮動他的鞭子。黃色馬自己走着，他的腿因為風濕病而凍僵着，吃力地推着，一陣風又吹動了他的外衣。

福盧礦區漸漸的從曙光中浮現出來。埃弟勒，他差不多已經忘記他是站在火爐的旁邊，在暖着那雙出血的手。他四周看看，逐漸的看到這礦山的各部份：塗以黑油的屋頂，礦山的身軀，旋轉機器的大屋，放汽機的方樓。這煤井是用塊磚砌成的，堆在穴的底下，突出的烟囪像是一隻威嚇的獸角。在他，這東西似乎是隻饕餮的野獸蹲伏在那兒，像是要吞食大地似的。他在巡視的當兒，又想起他自己，想起他的飄泊生涯，想起他八天來都在尋找工作。他好像又看見自己在鐵路上工作，在攻擊他的工頭，在趕往里耳，趕往別的地方。星期六他到了馬琴賴，據說在佛記可以找到工作的，但是不論在佛記或是在孫勒味藥，全都找不着工作。他被逼躲藏在車匠院子里的木棚下，但結果却被看守的在早上兩點鐘把他趕出來。他沒有錢，沒有一辨士，沒有一塊麵包皮；他怎麼辦呢，無目的地在路上徘徊着，不知道在那兒才可以躲避這可怕的巨風？是的，這的確是個礦山，那些燈籠照耀着房屋；一扇門，突然開了，使得他看到那火爐中遙亮的火光。他甚至還能解釋那沉重的，不停止放汽機的聲音，

他想這聲音就好像是妖怪的連續的呼吸。

那工人正在整理那些煤車，看也沒有看埃弟勒一眼；這時埃弟勒從地上拾起他的小包，但一陣咳嗽的聲音又在宣示這車夫又回來了。慢慢的，他在黑暗中出現，他的馬又帶回了六輛滿載的煤車。

「蒙特蘇有許多工廠嗎？」青年人問。

老人咳吐着，迎着風回答：「哦，工廠倒是不缺乏，三四年前就看見了。什麼事都很繁盛，但是大不夠呵！從來沒有很好的工資，現在他們又在紮緊他們的腰帶呢！這里，沒有別的，只是哀怨，什麼人都逼着出走，工廠也一個一個的關了門。」

兩人繼續用簡短的詞句，破碎的嗓子，相互的訴苦。埃弟勒說他流浪了一星期；真的，一個人要死于飢餓嗎？那不久，乞丐將會充滿這些道路的。是這樣回答：「我是一個人。」

「是的，」老人說，「這將越變越壞的。因為上帝並沒准許把許多基督教徒棄擲在街道上呀。」

「每天我們沒有肉食。」
「但是假若人人都有麵包呢？」
「實在，假若都有了麵包。」

他們的聲音消失了，狂風的吼聲悽慘的帶走了這些字句。

「喂！」老人又大聲說着，面朝着南方，「蒙特蘇就在那兒呀。」

當他說話時，他伸出他的手，指出那些在黑暗中看不明白的黑點。下面，在蒙特蘇，佛味爾製糖工廠仍在進行，但何東糖廠却已停工了；只有杜第樂麵粉廠和布溜士的鐵索才能使礦工繼續維持下去。之後，他又指着北方：孫勒味藥工廠收入不到平時的三分之二；馬琴賴佛記的三個通風爐，只有兩個在燒，還有蓋基博玻璃工廠，因為減少工資，罷工浪潮又在威嚇着。

「我曉得，我曉得，」年青人對於每個指示都是這樣回答。「那里我全去過。」

「至于我們這里，一切都還在繼續，」車夫接着又說，「但是這礦山也漸漸降低了生產額。再看看對面的維多亞，那里也只有兩個搗礦機的煤爐在燃燒。」

他吐着，在他把他的馬背上的煤車清除了後，又跟着那匹無力的馬走開。

現在埃弟勒能够看見這村莊的全景了。黑暗仍是籠罩着，但老人的似乎裝滿了許多悲愁的腦袋，使得年青人無意地覺着好像綿延的地域全在圍繞着他。三月的風，掠過了赤裸的原野，是不是帶來一片飢餓聲呢？他試着想穿過這些陰影，但立即被這種慾望和視看的畏懼苦痛着。什麼都隱藏在這不知道深的，黑暗的夜里，他只能看到遠遠的一些通風爐和煤炭爐。幾百個煙囪，不整齊的立在那兒，形成一道紅光；那左邊的兩個塔樓纏繞那蒼白的天空透紅，就像一些巨大的火把一樣。呵！這些憂鬱的火光啊！那被懾嚇的天空沒有一顆星星升起，只有在這些鐵與煤的大地上，在夜間散佈熊熊的火

光。

「或者，你是屬於比利時的？」車夫回到埃弟勒的後面，又在發問。

這次，他僅帶回三輛煤車。這些一會就會傾完的；但是偶然的，那礦口吊籠上的螺旋眼，却生了障礙，這將足足的要停止一刻鐘的工作。煤礦河床下面很靜寂，運煤者不再以陸續的擺動震撼這基座。人們只能隱約地從礦山那兒聽到鐵錘敲打在鐵塊上的聲音。

「不，我從南方來的。」青年人回答。

工人清除了他的煤車後，坐在地上，很喜悅這偶然的事件，保持着那可怖的沉默，埃弟勒好像被許多煩惱的語言驚擾似的，睜開他的無光的眼睛，瞅着車夫。這時，老人也實在不願說話。這陌生的面孔使得老人喜悅，他好像在那上面找出許多渴望的象徵，因為這，有些時候就是他獨個在這兒，也會高聲談笑的。

「我是蒙特蘇人，」他說，「我叫朋納摩。」

「那是一個渾名嗎？」埃弟勒問，驚奇地。

* 「Bonnemort」在法文是以「Bonne」（好）和「Mort」（死）兩字連成的，在這里，

似有「不易死」之意。——譯者。

老人做着一個滿足的鬼臉，指着福盧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；他們三次把我從那里面拖出來，幾乎成了碎片，一次我的頭髮全燒焦了，一次我的胃灌滿着泥土，另一次，我的肚皮脹得像隻青蛙。所以他們說什麼也殺不死我，開玩笑似的叫我朋納摩。」

他的興奮增長着，聲音響一隻不豐滿的雛雞一樣。但結果却漸漸的被一陣咳嗆聲征服下去了！明亮的火簍照明了他的大頭，白色的頭髮，和那平板的，蒼白的，帶着一些青色斑點的面孔。他矮小，但有龐大的頸項；突出的腳踵，和碩長的臂膀；而且一雙大手放在他的膝蓋上。其餘的部份，也像他底馬一樣，站在那兒不動，也不怕風，似乎是塊石頭，覺不着冷，也覺不着那刺耳的巨風。在他咳嗽時，他的喉嚨像已破碎似的；他吐在火簍的腳邊，泥土立刻就變成黑色了。

埃弟勒看着他，又看看地上那染污的斑點。

「你在礦山里工作很久嗎？」

朋納摩伸開他的雙臂。

「很久？我應該如此想的。我不到八歲就下了福盧煤礦，現在我已五十八了。計算一下吧！在那下面，我做過各種事情；最初推煤無車，之後，搬運者，等我有力量轉動輪子時，做了十八年的看守者，此後因着我的該詛咒的腿，他們叫我掘土，堆積和彌補；後來因為醫生說我應該好好地休息

一下，他們才又把我帶上來。像這樣過了五年，他們又叫我做車夫，唉，那是好的，——五十年礦工，四十五年在山底下。」

在他說話時，一塊一塊燃燒的煤時時從火箕里落下來，那紅色的火光照耀着那蒼白的面孔。

「他們要我休息，」他繼續說。「我不幹，我不是那樣的傻瓜。我再繼續工作一二年，到我六十歲，那麼我就可以得到一百八十法郎的養老金。他們是狡猾的，那羣乞丐。況且我除掉我的腿外，我還健康的。你曉得，那是在潮濕的泥土上挖掘的時候，水浸進了我的腿。有些時候我幾乎一隻腳也不能動，但是我忍耐着，不說話。」

一陣咳嗽又打斷了他的談話。

「那就是使你如此的咳嗽嗎？」埃弟勒說。

「但是，他有力的搖動他的頭。然後，當他能夠說話時：

「不是，不是！一月前我着了涼。我不常常咳嗽；但現在我却不能消除它。並且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要吐，我要吐！」

嗡嗡的聲音又在他喉嚨中響起來，接着的就是黑色的痰液。

「那是血嗎？」埃弟勒問，他終於勇敢地提出這問題。

朋納摩緩慢地用他的手背拭着他的嘴唇。

「那是煤。就是到我死時，我的軀殼中也有足够的煤來溫暖我。五年了，我都把腳放在這下面，我把它堆集起來，那似乎是在不知不覺中維持人底生命的！」

靜寂。遙遠的鐵錘聲規律地打在礦山上，風的哀怨像深夜里飄來的飢餓和疲勞的呻吟。火光漸漸小了，老人繼續用低微的聲音，在咀嚼他那苦澀的回憶。呀，一定的：那好像就是昨天他和他的同伴才在這煤礦上敲打的。整個家庭都在爲蒙特蘇礦業公司工作，從這公司創辦的時候，他們就——啊，這確是很長的時間，那差不多在一百零六年以前吧。他的祖父，格盧門，瑪胡，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就已經在里奎那找到這公司的第一個礦山，這礦山在佛味爾糖廠附近，現在已是被拋棄了。村莊里所有的人全知道，並且要是證明的話，就是在他祖父死後，那被發現的煤礦就叫做「格盧門」，他並沒見過他的祖父，——據說。祖父是個又粗又壯的傢伙，六十歲才死，然後他的父親，尼古拉·瑪胡，人們叫他「紅色」(Le Rouge)他不到四十歲就死在這礦山里，在那時這礦山就已開鑿了。他，開山。瑪胡，幾乎整個的生命都在這兒，除掉他的腿有點震顫外，他確是個知名的人。但是人能做什麼呢？人必須工作；從父親到兒子都在這兒工作，就像其它的人工作其它的事情一樣。他的兒子，杜聖·瑪胡，也將死在這兒的，並且他所有的子孫全住在對面的住宅里。一百零六年的開礦，年青的隨着年老的。

「無論如何，只要人能有够吃的東西！」埃弟勒又喃喃地說。

「那就是我要說的。人什麼時候有麵包，什麼時候就能够生活。」
朋納摩沉默着，他的眼睛望着那住所；那里，燈光已是一個一個的現出來了。蒙特蘇的鐘樓已響了四點，寒冷變得更加銳些。

「你的公司有錢嗎？」埃弟勒問。

老人聳聳他的肩頭，然後又把肩頭垂下來，似乎是沉沒在黃金色的夢想里。

「呵！是的，是的。也許不像他的鄰居，安吉公司，那樣富。不過千千萬萬和萬萬千千都是一樣。他們不會數清的。十九個礦山，十三個在工作，福盧，維多亞，格里味古，米羅，聖托姆斯，馬得林，佛特，加泰……還有很多，有六個像里奎那一樣，在作汲水和放汽的工作，成千成萬的工人，特許在六十七個地方工作，每天有五千噸的出產，鐵路連絡着所有的礦山，還有工廠，作坊！啊！是的，是的，那里是有錢！」

煤車在路基上滾動的聲音使得黃色大馬豎起他的耳朵。很明顯的，吊籠已是修理好了；沒有問題，這羣搬運者又得工作。當他配好他的馬時，這車夫安靜地向着這馬說着他自己：

「不能談話呀，你這懶惰的，沒用的東西！假若海倫坡先生知道了，你是怎樣在消磨時間喲！」
埃弟勒沉思地望着黑夜。他問：

「這煤礦是海倫坡先生的？」

「不是，」老人回答，「海倫坡只是這兒的總經理，他也像我們一樣的拿工錢。」年青人比着一個姿態指着那黑壓壓的一片。

「那麼，誰具有這些呢？」

一時，朋納摩又被一陣強烈的咳嗽聲窒息着，他幾乎不能呼吸。慢慢的，他吐着，在拭去那唇上的污點後。迎着風答道：

「呀？這些，屬於誰？沒有人知道。屬於人民吧。」

黑暗中，他用手指着那遙遠的，不知名的地方，那地方居住着一些高貴的人們，瑪胡族，就是爲着他們，百餘年來，錘打着這礦山。他的聲音裝着像是懼怕宗教似的，他似乎是在說一些不可侵犯的，隱藏的神靈，爲着他們，他們獻出了他們的血肉；雖然他們從來也沒瞧見那些神靈。

「總之，只要有足夠的麵包吃，」埃弟勒第三次，又這樣毫無改變的說着。

「實在的，只要有麵包吃，那就很好了。」

馬起身了，車夫帶着病人似的拖踏脚步消逝去。在那些傾覆的煤車附近，這年青的工人沒有動，緊緊的縮成一團，下巴埋葬在他的膝間，一對大而無光的眼睛注視着這塵渺的空間。

他拾起他的小包，仍然站在那塊地方；他的前胸雖是靠着火在溫暖，但他已經覺着巨風冰冷了他的脊背。或者全是一樣吧，但這老人也許不知道的，還是在這礦山碰碰吧，他安慰他自己，他必須